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五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陳觀龍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五

童僕奴婢附

韋桃符

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符家有黃𤚩牛宰而獻之因問袞乞姓袞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即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僉載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耳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爲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尅敬囅然曰我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鎭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鎭用敬知進奏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傳

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出摭言

武公幹

武公幹者常事蔺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監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出摭言

吳行魯

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愼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爭敎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廝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盧耽表爲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川山南二鎭節度使初行魯之在東川也屬圖南爲西川副使隨

府罷行魯欲延辟之廌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剃面而趨事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酖殺之出北夢瑣言

李鵠

盧鈞子肅貞簡有父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闕迨二十年縉紳靡不徧之肅始登第俄有李鵠者造之願傭力鵠善營利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

以所須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鵠徵租鵠皆如期而至來往十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鵠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鵠即辭去出摭言

捧硯

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翳人高璠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臥於廊廡間有串脚犬曰青花忽來嚙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樂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之前軒青

花伺人隙復來并卵又食訖宛轉於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藥傅之及愈爲官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内豎之職至光啓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遇盜於鄭郊見害噫捧硯童兒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出而不迴者其故何哉出三水小牘

捧劒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劒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

捶終所見遅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劒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别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出雲谿友議

歸秦

沈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儀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便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鴈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妻併命焉時咸通四年也出北夢瑣言

叚章

叚章咸通十年事前進士司空圖初章以自傭為馭者

亦無異於他傭是年夏圖歸蒲久以乏力不足賙給章
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圖寓居崇義里
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將出羣盜繼至有
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某叚章也係擄
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
主曰張將軍喜下士且幸他往必亡他然且決免於暴
横矣圖誓以不辱章悯然泣下道至通衢即别去圖因
此得自開遠門宵遯至咸陽橋復遇牓者韓鈞濟之乃

抵鄠縣因違於行在出司空圖段章傳

上清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即吾禍之將至矣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於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

聖君如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
竇下階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
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縗麤者也曰家有大
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物所以卜夜而來
幸相公無怪竇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
私廟次今日輒贈可矣縗麤者拜謝竇答之如禮又曰
便辭相公請左右齎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
之竇依其請命僕人偵其絕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

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奬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柳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柳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于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遺身竟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且久

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內人數不少汝大了事後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參妻早亡故妾得陪灑埽及竇參家破幸得塡宮旣奉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刺兼亦甚有贓汚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紀極迺者郴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

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實參没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之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着又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實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殺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實參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

行媒蘖㧏間攻之贄竟受譴不迴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絶無人知出異聞集

李錡婢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自裂衣襟書已冤筦搉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賜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使若不從容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内上必問汝汝當以是進及錡伏法京城大

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於侍婢得帛書頗疑其究内出黄衣數襲賜錡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銛錡之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頸爲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因爲薄貶按李錡宗屬亟居重位頗以尊豪自奉聲色之選冠絶於時及浙西之敗配掖庭者曰鄭曰杜鄭得幸於憲宗是生宣宗皇帝實爲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即位以爲皇子漳王傅姆

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歸老故鄉或曰係帛書
者即杜秋也而宮闈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謁也而能
以義申錡之冤且逮事累朝用物殫極及其被棄於家
也朝饑不給故名士聞而傷之中書舍人杜牧爲詩以
詠之曰荊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
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
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上綠楊垂
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螭低

鬟認新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凉參差金階
露新重閙捻紫簫吹苺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粧羽
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厭飫不能飴咸池昇日
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蟗祺得皇子
壯髮緑緌緌畫堂親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絡褓金
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戲稍出
舞雞竒慚慚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
朝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

歸舩稜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成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告誰寒衣一尺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麋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閼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

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邀孟子有人
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
中屍給喪曆張輩廟廊冠峩巍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
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
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
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
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出國史補并本

詩事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閒言於妻曰某官已是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所指即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曰夫人沐髮福即偽言

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難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無不大笑出玉泉子

却要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

通禮謁於親姻家惟郄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郄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釭而郄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郄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郄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

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咍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出三水小牘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六

夢一

呂蒙　王穆　張天錫
張駿　索充宋桶　苻堅
後趙宣咸　張甲　張茂
晉明帝　馮孝將　徐精
殷仲堪　商靈均　桓豁
司馬恬　賈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門法稱　劉穆之
徐羨之　沈慶之　明襄之

劉誕　袁愍孫　劉沙門
諸仲務　孫氏　桓誓
張尋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周昭王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白雲蓊鬱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求長生久視不可得

也王跪而苦請絶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悟而汗濕於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徹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緑囊中有藥名曰續脈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後天而死王出子年拾遺記

吳夫差

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甑無氣及覺召羣臣言夢羣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爲王所殺於是聖至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犬號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卒爲越所滅出越絶書

漢武帝

漢武帝夢大魚求去口中鉤明日遊昆明池見一魚銜

鉤帝取鉤放之三日池濵得明珠一雙出三秦記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將獻賦而未知所爲夢一黄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言神仙之事賦成以獻帝大嘉賞出西京雜記

陰貴人

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穹隆父老云有道士從蓬萊得此種食之不饑出王子年拾遺記

張奐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出搜神記

鄭玄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之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

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出異苑

范邁

林邑謂紫磨金爲上金俗謂之楊邁金范邁母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生席色昭晰後因生兒名曰楊邁爲林邑王出林邑記

許攸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明年七月當爲北斗君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爲

主簿覺後陳康至曰今來當謁攸聞益懼問康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爲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録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絶倫母孕夏之時夢有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爲帝王所宗母記其夢之時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

辯捷而迂誕誣妄令子所說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製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先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遺記

蔣濟

魏蔣濟爲領軍時其妻夢亡兒涕泣言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有孫阿者將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

領軍囑阿轉我今得樂處言訖母遂驚寤以白濟濟曰
夢不足憑耳明日母復夢之言曰我今來迎新君止在
廟下未發之間暫得歸來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
事不得復歸於此願重啓之何惜一試驗也遂說阿形
狀言甚備悉天明母又爲言之曰昨又夢如此雖知夢
不足憑何惜一驗之乎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
果得之形狀如其夢濟乃涕泣曰幾負我兒於是乃見
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爲泰山令惟恐濟言

之不信也乃謂濟曰君誠如所言甚之願也不知賢郎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許諾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下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之消息辰時傳阿心痛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兒之不幸見喜亡者之有知後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爲録事矣出列異傳

周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夢或有問宣者吾夢芻狗宣曰君

當得美食未幾復云夢芻狗曰當墮車折脚尋而又云夢芻狗宣曰當有火災後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實不夢聊試君耳三占不同皆驗何也宣曰意形於言便占吉凶且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夢之當得美食也祭祀既畢則爲所轢當墮車傷折車轢之後必載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王戎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

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丧出異苑

鄒湛

鄒湛夢一人拜自稱甄仲舒求葬湛覺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復夢其人來拜謝出晉書

陳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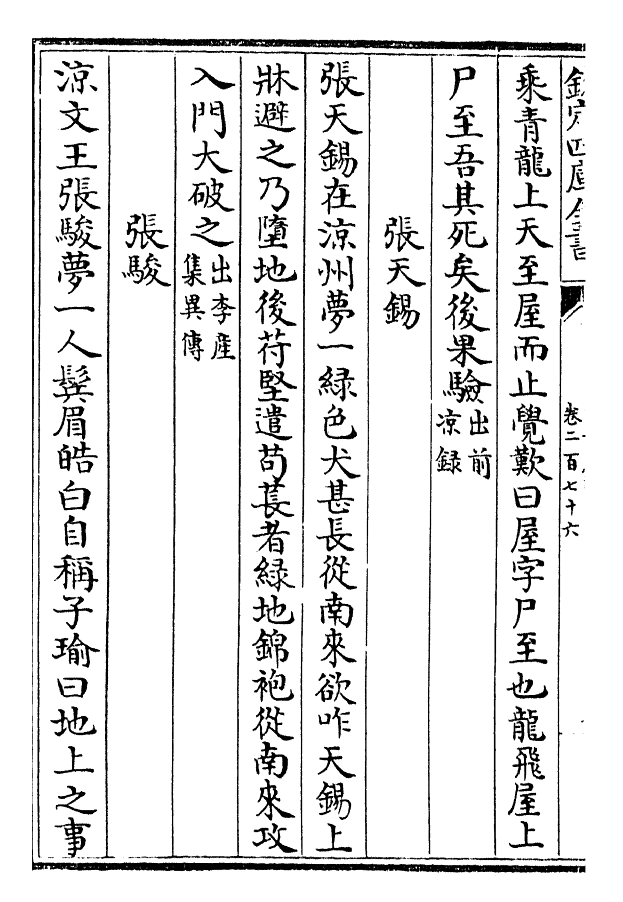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散髮麤裘付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爻足以豈臣受命應當知也出夢雋

呂蒙

呂蒙入吳王勸其學乃博覽群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座酣醉忽於眠中誦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云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言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廣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旨政空誦其文耳皆云呂蒙囈語通周易出王子年拾遺記

王穆

洛陽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暇長史郭瑀諫不從夜夢



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覺歎曰屋宇尸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死矣後果驗出前涼錄

張天錫

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緑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上牀避之乃墮地後苻堅遣茍萇者緑地錦袍從南來攻入門大破之出李彦集異傳

張駿

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鬚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

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爲祁連令矣出燉煌録

索充宋桶

索充夢一虜脱上衣來詣充索紞占曰虜下男字也君妻當生男已後果驗闕

又宋桶夢内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索紞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箸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出劉彦明燉煌録

苻堅

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爲醬也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出夢書）

後趙宣咸

宣咸卒後五年石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通夢之言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夢而登列卿也（出趙書）

張甲

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蹔數宿行過期不及謨晝眠夢甲云蹔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出幽明録

張茂

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

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滅之出異苑

晉明帝

晉明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出孔約志怪

馮孝將

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

乃前太守徐元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爲鬼所枉殺按生籙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爲君妻能見聘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爲夫婦出幽明録

徐精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矣出幽明録

殷仲堪

殷仲堪在舟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

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酒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出夢雋

商靈均

商靈均義熙中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後除衡陽守辭不得免果卒官出夢苑

桓豁

荆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

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出述異記

司馬恬

京口新城有鄧艾廟毀已久晉譙王司馬恬爲都督夢一人自稱鄧公求治舍宇恬乃令與修造之出異苑

賈弼

河東賈弼爲琅琊參軍夜夢一人瘡䵡大鼻瞯目請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

手足及口中各題一筆書之詞翰俱美出幽明録

王奉先

有貴人亡後永與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還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其家間婢後覺問其婢云此日其夢郎君來出幽明録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鼈付厨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皂布衣袴褶叩頭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

夜又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出搜神記

沙門法稱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記

劉穆之

劉穆之嘗渡楊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

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褟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出異苑

褟之又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迎旦占之曰吾死矣今豈有劉鎮軍耶後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爲鎮軍將軍出續異記

徐羨之

徐羨之爲王雄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已後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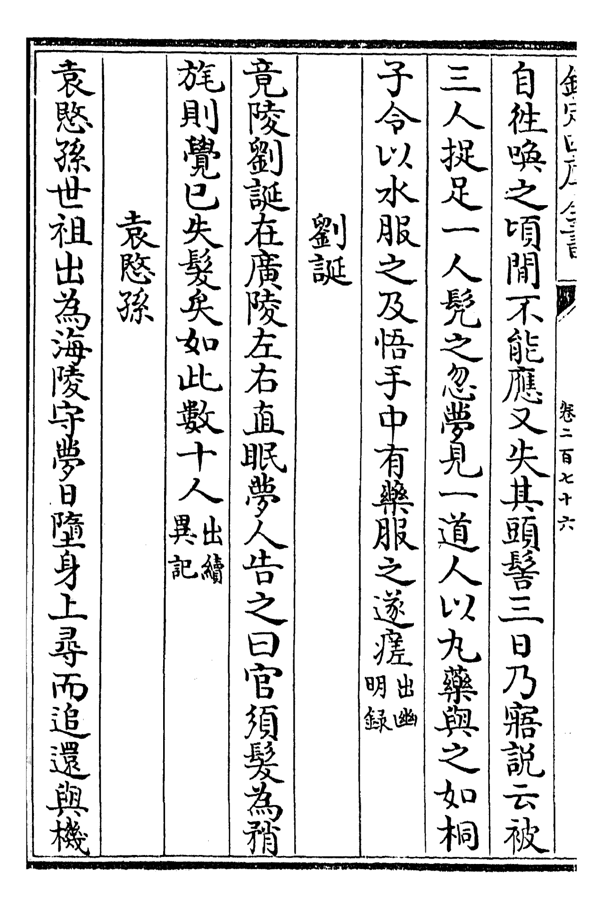
渡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半桁憶先人夢迴馬而以此除主簿後果爲宰相出幽明録

沈慶之

沈慶之元嘉中始夢牽鹵簿入廁中雖忻清道而甚惡之或爲之解曰君必貴然未也鹵簿者富貴之容廁中所謂後帝也君富貴不在今主矣後果中焉出拾遺録

明襃之

元嘉九年征北參軍明襃之有一從者夜眠大魘襃之



自往喚之頃間不能應又失其頭髻三日乃寤說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髠之忽夢見一道人以九藥與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藥服之遂瘥出幽明録

劉誕

竟陵劉誕在廣陵左右直眠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旄則覺已失髮矣如此數十人出續異記

袁愍孫

袁愍孫世祖出為海陵守夢日墮身上尋而追還與機

密出拾遺記

劉沙門

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貧兒幼遭暴風雨牆宇破壞其妻泣擁稚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甄異傳

諸仲務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為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閒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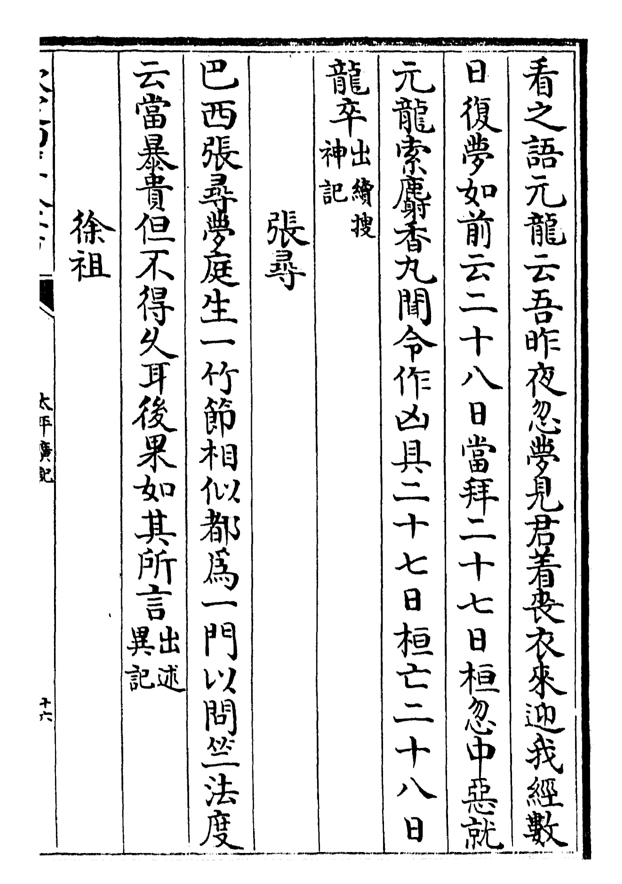
為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墨點出搜神記

孫氏

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占者宋董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後孫氏果遭母喪出集異記

桓誓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元龍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



看之語元龍云吾昨夜忽夢見君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惡就元龍索麝香丸聞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龍卒出續搜神記

張尋

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爲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暴貴但不得久耳後果如其所言出述異記

徐祖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作甚勤是夜夢二人來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慇二人云念汝如此為活之祖覺叔乃瘥出搜神記

桓邈

桓邈為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出幽明録

周氏婢

陳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寢忽夢一女子坐中謂之曰吾目中有刺願乞拔之及覺忽見一棺中有髑髏眼中草生遂與拔之後於路傍得雙金指環出述異記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衲衣杖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良覺如夢求之果得出冥祥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七

夢二

婁師德　顧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陳安平　李瞿曇　趙良器
奚陟　張鷟　裴元質
潘玠　樊系　呂譔
閻英
後魏閻英為肥城令夢日墮所居黄山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歸後至散騎常侍出夢儁

宋瓊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出夢儁

宋穎妻

後魏宋穎妻鄧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穎拜曰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出夢儁

盧元明

後魏盧元明字幼章為中書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

東𦊨山時元明夢友王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覺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也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焉出夢記

元淵

後魏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占者楊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

果為爾朱榮所殺贈司徒出酉陽雜爼

許超

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楊元稹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出酉陽雜爼

北齊李廣

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羣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出獨異志

蕭鏗

齊宜都王鏗年七歲出閤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鏗遇害時弘景隱山中夢鏗來慘然言别曰某今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中事多祕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因此著夢記出夢記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出談藪

梁江淹

宣城太守濟陽江淹少時甞夢人授以五色筆故文彩俊發後夢一丈夫自稱郭景純謂淹曰前借卿筆可以見還探懷得五色筆與之自爾淹文章躓矣故時人有才盡之論出南史

代宗

李輔國恣橫無君代宗漸惡之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

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覺不輒言及輔國為盜所殺帝異之方以其夢話於左右出杜陽雜編

徐善

江南偽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楊吳之尅豫章善之妹為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為婚固不許乃强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詣楊都求見吳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廷甚嚴僭擬王者

布衣游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遲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之旦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贖歸于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為從事出稽神録

隋文帝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

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後帝興建此庵為吉祥寺在武昌下三十里出獨異志

唐高祖

唐太宗為秦王時年十八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見遍身為蟲蛆所食甚惡之詣詢於安樂寺智滿禪師師俗姓賈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潔師曰此可拜乎夫牀下者陛下也羣蛆食者所謂羣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喜其言又云貧僧頗習易以卦之象明

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羣生無徃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禪師眄秦王曰郎君與大人並叶兆夢是謂榦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丁寧之意敢不敬從出廣德神異録

戴胄

戴冑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冑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冑著故弊衣顏容甚頹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蒖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

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出冥報記

婁師德

婁師德布衣時常因沉疾夢一人衣紫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其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路數里見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

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緑衣者稱為按掾公命出已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閲之書已名載其禄位年月履歴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其一布衣耳無饑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徹簷宇按掾驚曰天皷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悟始為夢遊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鄰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

謂天數者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所載者及為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為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悞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甍也出宣室志

顧琮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

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出廣異記

天后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内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

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曽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傑曰陛下内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出朝野僉載

薛季昶

唐薛季昶為荆州長史夢猫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出朝野僉載

玄宗

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

拜相出廣異記

又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著緋褌背負而出明日使於兵號中尋訪總無此人又於苑中搜訪見一掌關着緋褌便引見上問汝昨夜作何夢對曰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覩其形狀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貧遂敕賜錢五百千出定命録

魏仍

魏仍與李𪓟年同選相與夢魏夢見侍郎李彭年使人喚仍於銓門中側耳聽之𪓟年夢有人報侍郎注與君一畿丞明日共解此夢以為門中側耳是聞字應是聞喜果唱聞喜尉李𪓟年果唱蘄州蘄縣丞仍後貶齊安郡黄崗尉准敕量移乞夢夢拾得一毛蠅子與李𪓟年占議云毛字千下有七應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録

陳安平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蚕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蚕冬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出朝野僉載

李矔曇

饒陽李矔曇勲官番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猪㹠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趙良器

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

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後果歷任十一政至中書舍人卒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旁有一棺極為寛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不知此夢如何其後累歷諸任改為詹事亦寛慢之官矣出定命録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盌行

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録藏于巾笥後十五年為吏部侍郎時人方漸以茶為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盌托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飡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為主人東面首坐坐者二十

餘人兩甌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痟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漉汗遣押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書盡汚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張鷟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

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者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鶵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騫味道以為天下第一又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衣綠裳乘馬何為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出朝野僉載

裴元質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撃以為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撃為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出朝野僉載

潘玠

潘玠自稱出身得官必先有夢與趙自勤同選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後玠云已作夢官欲出矣夢玠與自

勤同謝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後及謝處玠在東公在西相視而笑其後三日果官出玠為御史自勤為拾遺同日謝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後入朝則玠於東立自勤於西立兩人遂相視而笑如其夢焉出定命録

樊系

員外郎樊系未應舉前一年嘗夢及第牓出王正卿為牓頭一牓二十六人明年方舉登科之後果是王正卿為首人數亦同系又自按書郎調選吏部侍郎達奚珣

深器之一注金城縣尉系不受達奚公云按書得金城縣尉不作更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經月餘本銓更無闕與換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時崔異於東銓注涇陽尉緣是憂闕不授異尚書崔翹之子遂別求換一闕適遇系此官不定當日牓引達奚謂云不作金城耶與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系云夢官合帯陽字達奚歎曰是命也因令唱云乃涇陽縣尉出定命録

呂諲

呂諲嘗晝夢為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此人勳業甚高當不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問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為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諲諲時與妻兄顧況同宿既覺為況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況數玩諲以為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

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為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已未合死乞為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七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八

夢三

張鎰　楚寔　楊炎

竇參　李逢吉　王播

豆盧署　韋詞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楊敬之

盧貞猶子　國子監明經　薛義

鄭光　宋言　曹確

劉仁恭　僖宗　劉檀

晉少主　辛夤遜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璵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張鎰

張鎰大歴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甚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信忽夜夢

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瘖思中外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面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為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集異記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歷中疫癘篤重四十日昏迷不知人

後一日忽夢黄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缾大角椀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乆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椀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為范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廣異記

楊炎

故相國楊炎未仕時嘗夢陟高山之巔下瞰人境沓不可辨仰而視之見瑞日在咫尺紅光赫然洞照萬里公

因舉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氣如熱心目久而方寤視其手尚濿然而汗公異之因語於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夢登山以捧日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其後楊公周歴清貫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竇參

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甞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竒其夢黙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

者豈上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慼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葢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彊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

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出因話録

王播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無不罄盡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為競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争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

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却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時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令求得王公方憤懣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纔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為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即并鹽鐵從

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為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羣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間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

君後二十年牧兹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乃成名葢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為衢州刺史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出傳載

韋詞

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為宛陵㢘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

是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復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為固耳即今西帥李公也詞闕夢中之事不淺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為牓首初固言嘗夢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後景甚著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雜出為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于圜丘時固言居

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所服因褰衣覯其下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出續定命録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陜州求解訖將越城闕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

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
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
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
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
分明安至無驗乃却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
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
但不與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牓成將寫錢心恐懼欲
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

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陜州問店人曰側近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為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真拜石婦而歸出逸史

杜牧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

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出尚書故實

高元裕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太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晝夢有人告曰十年作襄陽刺史即寤髣髴儀質葢偉秀士也私異之因援毫以隱語記于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太三寤襄刺十年洎開成三年為御史中丞既渝前夢遂謂夢固虛耳是後出入中外揚歷貴位清望碩德冠冕時流海內傾注佇升鼎鉉視刺襄乃優賢之舉

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南去前夢二十年矣公謂楹上之字無復存也因話其事於都官韋好奇之士往詣求焉自公題記後廨署補葺亦屢矣而毫翰焕然獨存非神靈扶持而明徵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陰隲之顯晦微婉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出集異記

楊敬之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使子戴江西應舉時敬之年長天性

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牓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為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誡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于逆旅有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於此哉

遂命相見濮陽遂廵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閲其人眉宇清朗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閲其文體理精奥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令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與之朝夕同處且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痛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為營辦歸骨閩閭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者夏首將闕送于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

望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歳慈恩寺題名咸以族望題畢楊閒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出唐闕史

盧貞猶子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為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叅軍一夕夢為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氏淪破已無所歸今為一官徒遣

旦夕期再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許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興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繡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録王府屬吏盧以例不拘常調格遷叙自是稍稍興起釋教寺宇僧尼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按夢中所謂本師益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為冥兆豈神之

意以是微而顯乎出宣室志

國子監明經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夢倚徙于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訪問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省如夢

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上第出酉陽雜俎

薛義

秘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秘者為桐廬尉義與叔母韋氏為客在秘家久之遇痁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瘧則不可治矣因以二

符兼呪授韋氏呪曰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即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痁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毦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瘧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廣異記

鄭光

淄青鄭尚書光會昌六年春夢自御牛車車中載瑞日光燭天地自執靷行通衢中俄而驚寤且竒歎後月餘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書淄青節度果契前夢

出宣室志

宋言

宋言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之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

改為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為試官以解首送也時京兆尹張毅夫以馮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户再試退解頭為第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及李潘舍人放牓言第四人及第出雲溪友議

曹確

曹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髪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云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夢話之此人曰前

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出北夢瑣言

劉仁恭

梁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説果為幽帥焉出北夢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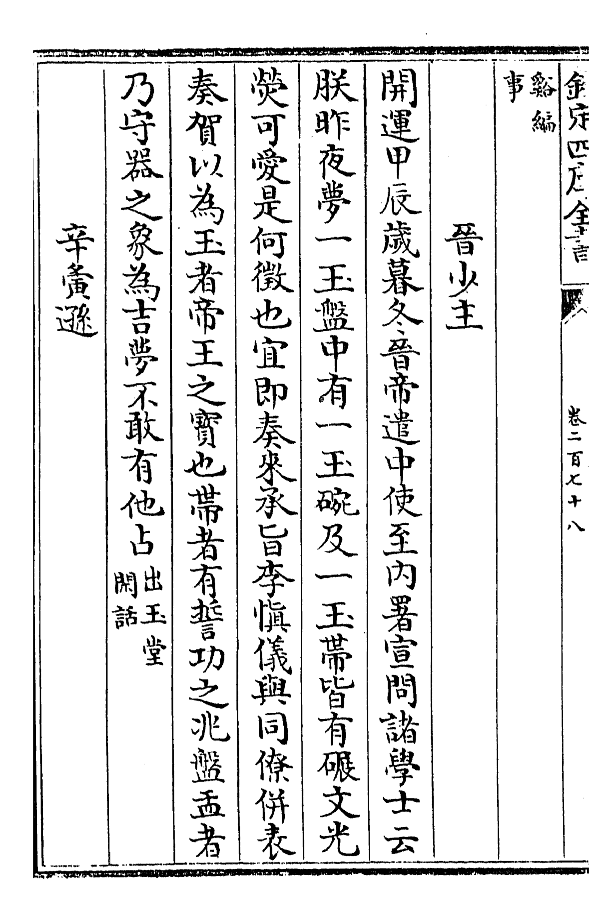
唐僖宗

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碁一夕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碁凡所措畫皆出

人意出補錄紀傳

劉橧

王蜀員外郎劉橧本名審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内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橧未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于郡侯郡侯乃奏橧而所授官與杜充奏擬無别是時劉方閑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果徵夢焉出玉



貉編事

晉少主

開運甲辰歲暮冬晉帝遣中使至内署宣問諸學士云朕昨夜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礙文光熒可愛是何徵也宜即奏來承旨李愼儀與同僚併表奏賀以為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盤盂者乃守器之象為吉夢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閑話

辛夤遜

孟蜀翰林學士辛夤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峰之頂内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須出佐理當代夤遜夢中拜請法制則與申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夤遜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輕健年逾從心猶多著述又夢掌中草不脫後來内制草數年復掌選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師怡神論中仙方盡可驗矣出野人閑話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閲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没唯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知於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

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出稽神錄

郭仁表

偽吳春坊吏郭仁表居治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既癌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

解索紙筆仁表以為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玆不能行此欲何為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揺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爾疾愈出稽神録

王璵

偽吳鄂帥王璵少為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

中矢石如雨輿仗劍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出稽神錄

謝諤

進士謝諤家于南康舍前有谿常遊戲之所也諤為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進士裴說為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出稽神錄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為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為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録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

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為終焉之計嘗夢東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瓊因彊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為桂管觀察使用令為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出稽神録

毛貞輔

偽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

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八